

標註訓譯水滸傳拾壹

11
15
2/6

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始



標註訓譯水滸傳卷之十一

第四十九回

東肥 平岡龍城譯

吳學究フダク雙掌フタテ連環計ツラツケ 宋公明ソウキョウメイ三打サンダ祝家莊イハシヤカサタ

話說當時軍師吳用啓煩戴宗道賢弟可與我回山寨去取鐵面孔目裴宣聖手書生蕭讓通臂猿侯健玉臂匠金大堅可教此四人帶了如此行頭連夜下山來我自有用他處戴宗去了只見寨外軍士來報西村扈家莊上扈成牽牛擔酒特來求見宋江叫請入來扈成來到中軍帳前再拜懇告道小妹一時驪鹵年幼不省人事悞犯威顏今者被擒望乞將軍寬恕奈緣小妹原許

第四十九回

5. 12. 6 購求

祝家莊上前者不合奮一時之勇陷於縲紲如蒙將軍
 饒放但用之物當依命拜奉宋江道且請坐說話祝家
 莊那厮好生無禮平白欺負俺山寨因此行兵報讐須
 與你扈家無冤只是令妹引人捉了我王矮虎因此還
 禮拿了令妹你把王矮虎放回還我我便把令妹還你
 扈成答道不期已被祝家莊拿了這箇好漢去吳學究
 便道我這王矮虎今在何處扈成道如今拘鎖在祝家
 莊上小人怎敢去取宋江道你不去取得王矮虎來還
 我如何能彀得你令妹回去吳學究道兄長休如此說
 只依小生一言今後早晚祝家莊上但有些響亮你的

把旗號上ハタ
 ナ記其軍除ノ名旗支
 ナ記其軍除ノ名旗支

莊上切不可令人來救護倘或祝家莊上有人投遞你
 處你可就縛在彼若是捉下得人時那時送還令妹到
 貴莊只是如今不在本寨前日已使人送在山寨奉養
 在宋太公處你且放心回去我這里自有箇道理扈成
 道今番斷然不敢去救應他若是他莊上果有人來投
 我時定縛來奉獻將軍麾下宋江道你若如此便強
 似送我金帛扈成拜謝了去孫立便把旗號上改喚作
 登州兵馬提轄孫立領了一行人馬都來到祝家莊後
 門前莊上牆裏望見是登州旗號報入莊裏去欒廷玉
 聽得是登州孫提轄到來相望說與祝氏三傑道這孫

提轄是我弟兄自幼與他同師學藝今日不知如何到此帶了二十餘人馬開了莊門放下吊橋出來迎接孫立一行人都下了馬衆人講禮已罷欒廷玉問道賢弟在登州守把如何到此孫立答道總兵府行文書對調我來此間鄆州守把城池隄防梁山泊強寇便道經過聞知仁兄在此祝家莊特來相探本待從前門來因見村口莊前俱屯下許多人馬不好衝突特地尋覓村里從小路問到莊後入來拜望仁兄欒廷玉道便是這幾時連日與梁山泊強寇廝殺已拿得他幾箇頭領在莊裏了只要捉了宋江賊首一併解官天幸今得賢弟

來此間鎮守正如錦上添花旱苗得雨孫立笑道小弟不才且看相助捉拿這廝們成全兄長之功欒廷玉大喜當下都引一行人進莊裏來再拽起了吊橋關上了莊門孫立一行人安頓車仗人馬更換衣裳都在前廳來相見祝朝奉與祝龍祝虎祝彪三傑都相見了一家兒都在廳前相接欒廷玉引孫立等上到廳上相見講禮已罷便對祝朝奉道我這箇賢弟孫立綽號病尉遲任登州兵馬提轄今奉總兵府對調他來鎮守此間鄆州祝朝奉道老夫亦是治下孫立道卑小之職何足道哉早晚也要望朝奉提攜指教祝氏三傑相請衆位尊

鄆州差來取的
孫立今鄆州
二任故其
鄆州云故其
鄆州云故其
鄆州云故其
鄆州云故其

坐孫立動問道連日相殺征陣勞神祝龍答道也未見
勝敗衆位尊兄鞍馬勞神不易孫立便叫顧大嫂引了
樂大娘子叔伯姆兩箇去後堂拜見宅眷喚過孫新解
珍解寶參見了說道這三箇是我兄弟指着樂和便道
這位是此間鄆州差來取的公吏指着鄒淵鄒閏道這
兩箇是登州送來的軍官祝朝奉併三子雖是聰明却
見他又有老小并許多行李車仗人馬又是欒廷玉教
師的兄弟那里有疑心只顧殺牛宰馬做筵席管待衆
人飲酒過了一兩日到第三日莊兵報道宋江又調軍
馬殺透莊上來了祝彪道我自去上馬拿此賊便出莊

暗器
持ツテ
武器ヲ
藏

門放下弔橋引一百餘騎馬軍殺將出來早迎見一彪
軍馬約有五百來人當先擁出那箇頭領彎弓插箭拍
馬輪鎗乃是小李廣花榮祝彪見了躍馬挺鎗向前來
鬪花榮也縱馬來戰祝彪兩箇在獨龍岡前約鬪了十
數合不分勝敗花榮賣箇破綻撥回馬便走祝彪正待
要縱馬追去背後有認得的說道將軍休要去趕恐防
暗器此人深好弓箭祝彪聽罷便勒馬來不趕領回
人馬投莊上來拽起弔橋看花榮時已引軍馬回去了
祝彪直到廳前下馬進後堂來飲酒孫立動問道小將
軍今日拿得甚賊祝彪道這廝們夥裏有箇甚麼小李

綽。提ト同ジ

廣花榮鎗法好生了得，鬪了五十餘合，那厮走了，我却待要趕去追他，軍人們道：「那厮好弓箭，因此各自收兵。」回來，孫立道：「來日看小弟不才，拿他幾箇。」當日筵席上，叫樂和唱曲，衆人皆喜。至晚席散，又歇了一夜。到第四日午牌，忽有莊兵報道：「宋江軍馬又來，在莊前了。」堂下祝龍、祝虎、祝彪三子都披掛了，出到莊前門外，遠遠地聽得鳴鑼擗鼓，吶喊搖旗，對面早擺下陣勢。這裡祝朝奉坐在莊門上，左邊欒廷玉，右邊孫提轄，祝家三傑并孫立帶來的許多人馬，都擺在門邊。早見宋江陣上豹子頭、林冲高聲叫罵，祝龍焦躁，喝叫放下吊橋，綽鎗上。

馬引一二百人馬，大喊一聲，直透林冲陣上，莊門下擗起鼓來，兩邊各把弓弩射住陣脚。林冲挺起丈八蛇矛，和祝龍交戰，連鬪到三十餘合，不分勝敗。兩邊鳴鑼，各回馬，祝虎大怒，提刀上馬，跑到陣前，高聲大叫：「宋江決戰，說言未了。」宋江陣上早有一將出馬，乃是沒遮欄穆弘來戰祝虎，兩箇鬪了三十餘合，又沒勝敗。祝彪見了大怒，便綽鎗飛身上馬，引二百餘騎，透到陣前。宋江隊裏病關索、楊雄一騎馬，一條鎗飛鎗出來，戰祝彪。孫立看見兩隊兒在陣前厮殺，心中忍耐不住，便喚孫新，取我的鞭鎗來，就將我的衣甲頭盔袍襖把來披掛了。

虎眼。竹鞭ノ如
タク節クレ立チ

響鈴。雙刀ノ如
タル鳥ノ恰好シ

虛閃一箇。一度
ツキサセ、カラ
捉過來。此ノ如
キ時ノ過ハ、
向ノモノヲ、
コナラニト
ノ意アリ

牽過自己馬來，這騎馬號烏騾馬，備上鞍子，扣了三條肚帶，腕上懸了虎眼鋼鞭，綽鎗上馬，祝家莊上一聲鑼響，孫立出馬在陣前，宋江陣上林冲穆弘楊雄都勒住馬，立於陣前，孫立早跑馬出來，說道：「看小可捉這厮們，孫立把馬兜住，喝問道：「你那賊兵陣上有好厮殺的出來，與我決戰。」宋江陣內響鈴響處，一騎馬跑將出來，衆人看時，乃是拚命三郎石秀來戰孫立，兩馬相交，雙鎗並舉，兩箇鬪到五十合，孫立賣箇破綻，讓石秀一鎗攔入來，虛閃一箇過，把石秀輕輕的從馬上捉過來，直挾到莊前，撒下，喝道：「把來縛了。」祝家三子把宋江軍馬一

捉得。捕ヘ得ル
フニ非ズ、只捕
語目上ノ助字

攪都趕散了，三子收軍回到門樓下，見了孫立，衆皆拱手欽伏，孫立便問道：「共是捉得幾箇賊人？」祝朝奉道：「起初先捉得一箇，時遷，次後拿得一箇，細作楊林，又捉得一箇黃信，扈家莊一丈青捉得一箇王矮虎，陣上捉得兩箇秦明鄧飛，今番將軍又捉得這箇石秀，這厮正是燒了我店屋的，共是七箇了。」孫立道：「一箇也不要壞他，快做七輛囚車裝了，與些飯酒將養身體，休教餓損了他。」不好看他，他日拿了宋江，一併解上東京去，教天下傳名說這箇祝家莊三傑，祝朝奉謝道：「多幸得提轄相助，想是這梁山泊當滅了。」邀請孫立到後堂筵宴，石秀自

把囚車裝了，看官聽說，石秀的武藝不低，似孫立要賺祝家莊人，故意教孫立捉了，使他莊上人一發信他，孫立又暗暗地使鄒淵鄒閏樂和去後房裏，把門戶都看了出入的路數，楊林鄧飛見了鄒淵鄒閏，心中暗喜，樂和張看得沒人，便透箇消息與衆人知了，顧大嫂與樂大娘子在裏面，又看了房戶出入的門徑，至第五日，孫立等衆人都在莊上閒行，當日辰牌時候，早飯已後，只見莊兵報道，今日宋江分兵做四路來，打本莊，孫立道：「分十路待怎地，你手下人且不要慌，早作準備，便了先安排些撓鈎套索，須要活捉拿死的，也不算莊上人都。」

門樓。入口ノ門
ガ二階ニヤ
テ居ル、ヤ
ラ下同ジ

披掛了，祝朝奉親自率引着一班兒上門樓來看時，見正東上一彪人馬，當先一箇頭領，乃是豹子頭林冲，背後便是李俊阮小二，約有五百以上人馬，正西上又有五百來人馬，當先一箇頭領，乃是小李廣花榮，隨背後是張橫張順，正南門樓上望時，也有五百來人馬，當先三箇頭領，乃是沒遮攔穆弘，病關索楊雄，黑旋風李逵，四面都是兵馬，戰鼓齊鳴，喊聲大舉，樂廷玉聽了道：「今日這厮們厮殺不可輕敵，我引了一隊人馬出後門殺這正西北上的人馬，祝龍道我出前門殺這正東上的人馬，祝虎道我也出後門殺那西南上的人馬，祝彪道。」

我自出前門，捉宋江，是要緊的賊首，祝朝奉大喜都賞了酒，各人上馬，盡帶了三百餘騎，迤出莊門，其餘的都守莊院門樓前，吶喊。此時鄒淵鄒閏已藏了大斧，只守在監門左側，解珍解寶藏了暗器，不離後門。孫新樂和已守定前門，左右顧大嫂先撥軍兵保護樂大娘子，却自拿了兩把隻刀，在堂前，燈只聽風聲，便乃下手，且說祝家莊上，搦了三通戰鼓，放了一箇砲，把前後門都開，放下吊橋，一齊殺將出來，四路軍兵出了門，四下里分投去，廝殺。臨後孫立帶了十數箇軍兵，立在吊橋上，門裏孫新便把原帶來的旗號，插起在門樓上，樂和便提

忽哨。他處ニハ、
胡哨ニ作ル、
ルモノノ轉ジタ

着鎗，直唱將出來，鄒淵鄒閏聽得樂和唱，便忽哨了幾聲，輪動大斧，早把守監門的莊兵砍翻了數十箇，便開了陷車，放出七隻大蟲來，各各架上，拔了鎗，一聲喊起，顧大嫂掣出兩把刀，直迤入房裏，把應有婦人一刀一箇盡都殺了，祝朝奉見頭勢不好了，却待要投井時，早被石秀一刀，剝翻，割了首級，那十數箇好漢，分投來，殺莊兵，後門頭，解珍解寶便去馬草堆裏，放起把火，黑燄冲天而起，四路人馬見莊上火起，併力向前，祝虎見莊裏火起，先迤回來，孫立守在吊橋上，大喝一聲，你那廝那里去，攔住吊橋，祝虎省得便，撥轉馬頭，再迤，宋江陣

省得。他本省口
シテ

來投降誰教他殺了此人如何燒了他莊院只見黑旋風一身血污腰裏插着兩把板斧直到宋江面前唱箇大喏說道祝龍是兄弟殺了祝彪也是兄弟砍了扈成那厮走了扈太公一家都殺得乾乾淨淨兄弟特來請功宋江喝道祝龍曾有人見你殺了別的怎地是你殺了黑旋風道我砍得手順望扈家莊趕去正撞見一丈青的哥哥解那祝彪出來被我一斧砍了只可惜走了扈成那厮他家莊上被我殺得一箇也沒了宋江喝道你這厮誰叫你去來你也須知扈成前日牽牛擔酒前來投降了如何不聽得我的言語擅自去殺他一家故

牽牛擔酒：投
降前頁
出

阿舅丈人。扈成
ハ扈三娘ノ兄
ナル故ソレ
ヲ指シカク云
丈人ハ、シウ
トノヲナレド
モ、技ニテハ
妻ノ兄ヲサシ
云フタリ

折過。差引キ
スル

違了我的將令李逵道你便忘記了我須不忘記那厮前日教那箇烏婆娘趕着哥哥要殺你今却又做人情你又不曾和他妹子成親便又思量阿舅丈人宋江喝道你這鐵牛休得胡說我如何肯要這婦人我自箇處置你這黑厮拿得活的有幾箇李逵答道誰鳥耐煩見着活的便砍了宋江道他這厮違了我的軍令本合斬首且把殺祝祝龍彪的功勞折過了下次違令定行不饒黑旋風笑道雖然沒了功勞也喫我殺得快活只見軍師吳學究引着一行人馬都到莊上來與宋江把盞賀喜宋江與吳用商議要把這祝家莊村坊洗蕩了

鍾離老人。石秀
ヲ助ケテ。吳レ
ダコト。十卷
九七頁ニ在リ

石秀稟說起、這鍾離老人指路之力也、有此等善心、良
民在內、亦不可屈壞了好人、宋江聽罷、叫石秀去尋那
老人來、石秀去不多時、引着那箇鍾離老人來到莊上、
拜見宋江、吳學究、宋江取一包金帛、賞與老人、永為鄉
民、不是、你這箇老人面上有恩、把你這箇村坊盡數洗
蕩了、不留一家、因為你一家為善、以此饒了你這一境
村坊人民、那鍾離老人只是下拜、宋江又道、我連日在
此攪擾、你們百姓、今日打破了祝家莊、與你村中除害、
所有各家賜糧米一擔、以表人心、就着鍾離老人為頭、
給散、一面把祝家莊多餘糧米、盡數裝載上車、金銀財

一擔。他本一石
後世ノ改作ナ
表人々ノ善ナリ
シヲ表シアラ

三着ハシテ、人ヲ
制ニ支テ、軍
前中、後ノ軍
ヲ分ケタル
モノナリ
他本石ニ作
ニ似タリ

指帶。モト荷ヲ
ツケアル上ニ
又荷ヲツケル
コト

賦犒賞三軍衆將、其餘牛羊騾馬等物、將去山中支用、
打破祝家莊得糧五十萬擔、宋江大喜、大小頭領將軍
馬收拾起身、又得若干新到頭領、孫立、孫新、解珍、解寶、
鄒淵、鄒閏、樂和、顧大嫂、并救出七箇好漢、孫立等將自
己馬也指帶了、自己的財賦、同老小樂大娘子跟隨了
大隊軍馬上山、當有村坊鄉民、扶老挈幼、香花燈燭、於
路拜謝、宋江等衆將一齊上馬、將軍兵分作三隊、擺開、
連夜便回山寨、話分兩頭、且說撲天鵬、李應、恰纔將息、
得箭瘡平復、閉門在莊上不出、暗地使人嘗嘗去探聽、
祝家莊消息、已知被宋江打破了、驚喜相半、只見莊客

押番。虞候ニ似
テソレヨリモ
上役ナラン

狀子。告訴狀

入來報說有本州知府帶領三五十部漢到莊便問祝家莊事情李應慌忙叫杜興開了莊門放下吊橋迎接入莊李應把條白絹搭膊絡着手出來迎迓邀請進莊裏前廳知府下了馬來到廳上居中坐了側首坐着孔目下面一箇押番幾箇虞候塔下盡是許多節級牢子李應拜罷立在廳前知府問道祝家莊被殺一事如何李應答道小人因被祝彪射了一箭有傷左臂一向閉門不敢出去不知其實知府道胡說祝家莊見有狀子告你結連梁山泊強寇引誘他軍馬打破了莊前日又受他鞍馬羊酒綵段金銀你如何賴得過李應告道小

東西。品物

人是知法度的人如何敢受他的東西知府道難信你說且提去府裏你自與他對理明白喝教獄卒牢子捉了帶他州裏去與祝家分辯兩下押番虞候把李應縛了衆人簇擁知府上了馬知府又問道那箇是杜主管杜興杜興道小人便是知府道狀上也有你名一同帶去也與他鎖了一行人都出莊門當時拿了李應杜興離了李家莊脚不離地解來行不過三十餘里只見林子邊撞出宋江林冲花榮楊雄石秀一班人馬攔住去路林冲大喝道梁山泊好漢合夥在此那知府人等不敢抵敵撇了李應杜興逃命去了宋江喝叫趕上衆人

趕了一程回來，說道：「我們若趕上時，也把這箇鳥知府殺了，但已不知去向，便與李應杜興解了縛索，開了鎖，便牽兩匹馬過來，與他兩箇騎了。」宋江便道：「且請大官人上梁山泊躲幾時如何？」李應道：「却是使不得，知府是你們殺了，不干我事。」宋江笑道：「官司裏怎肯與你如此分辯？我們去了，必然要負累了你。既然大官人不肯落草，且在山寨消停幾日，打聽得沒事了時，再下山來，未遲。」當下不繇李應杜興不行，大隊軍馬中間如何回得來，一行三軍人馬迤邐回到梁山泊了，寨裏頭領晁蓋等衆人攔鼓吹笛下山來迎接，把了接風酒，都上到大

寨裏聚義廳上，扇圈也似坐下，請上李應與衆頭領都相見了，兩箇講禮已罷。李應稟宋江道：「小可兩箇已送將軍到大寨了，既與衆頭領亦都相見了，在此趨侍不妨，只不知家中老小如何，可教小人下山則箇吳學究笑道：「大官人差矣，寶眷已都取到山寨了，貴莊一把火已都燒做白地。」大官人却回那裏去？李應不信，早見車仗人馬隊隊上山來，李應看時，却見是自家的莊客并老小人等，李應連忙來問，時妻子說道：「你被知府捉了來，隨後又有兩箇巡簡引着四箇都頭帶領三百來土兵到來抄扎家私，把我們好好地教上車子，將家裏一

取笑。戲レ云フ

應箱籠、牛羊馬匹驢騾等項都拿了去，又把莊院放起火來，都燒了。李應聽罷，只叫得苦。晁蓋宋江都下廳伏罪道：我等兄弟們端的久聞大官人好處，因此行出這條計來。萬望大官人情恕。李應見了如此言語，只得隨順了。宋江道：且請宅眷後廳耳房中安歇。李應又見廳前廳後，這許多頭領，亦有家眷老小在彼，便與妻子道：只得依允。他過宋江等當時請至廳前，敘說閒話。衆皆大喜。宋江便取笑道：大官人你看，我叫過兩箇巡簡并那知府過來相見。那扮知府的是蕭讓，扮巡簡的兩箇是戴宗楊林，扮孔目的是裴宣，扮虞候的是金大堅候。

陪話。何ノカノ
ト御愛想ヲシ
フ機嫌ヲトリ云

另。音レイ

許下。約束スル
一頭。一ノ

健，又叫喚那四箇都頭，却是李俊張順馬麟白勝李應都看了，目睜口呆，言語不得。宋江喝叫小頭目快殺牛宰馬，與大官人陪話，慶賀新上山的十二位頭領。乃是李應孫立孫新解珍解寶鄒淵離閏杜興樂和時遷女頭領扈三娘顧大嫂同樂大娘子李應宅眷，另做一席。在後堂飲酒，大小三軍自有犒賞。正廳上大吹大擂，衆多好漢飲酒。至晚方散。新到頭領俱各撥房安頓。次日又作席面會，請衆頭領作主張。宋江喚王矮虎來說道：我當初在清風山時，許下你一頭親事，懸懸挂在心中，不曾完得此願。今日我父親有箇女兒，招你爲婿。宋江

認義我父親。恩
三娘父宋太公
テ娘ヲ父トシテ
リノトコロニ送
シヤリ、世話
トハ、貴フタ
廿三頁ニ在リ

自去請出宋太公來引着一丈青扈三娘到筵前宋江
親自與他陪話說道我這兄弟王英雖有武藝不及賢
妹是我當初曾許下他頭親事一向未曾成得今日
賢妹你認義我父親了衆頭領都是媒人今朝是箇良
辰吉日賢妹與王英結爲夫婦一丈青見宋江義深重
推却不得兩口兒只得拜謝了晁蓋等衆人皆喜都稱
頌宋公明真乃有德義之士當日盡皆筵宴飲酒慶賀
正飲宴間只見山下有人來報道朱貴頭領酒店裏有
箇鄆城縣人在那裏要來見頭領晁蓋宋江聽得報了
大喜道既是這恩人上山來入夥足遂平生之願正是

恩讐不辯非豪傑黑白分明是丈夫畢竟來的是鄆城
縣甚麼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挿翅虎枷打白秀英，美髯公誤失小衙內。

話說宋江主張一丈青與王英配為夫婦，衆人都稱讚。宋公明仁德，當日又設席慶賀，正飲宴間，只見朱貴酒店裏使人上山來，報道林子前大路上，一夥客人經過，小嘍囉出去攔截，數內一箇稱是鄆城縣都頭雷橫，朱頭領邀請住了，見在店裏飲分例酒食，先使小較報知。晁蓋宋江聽了大喜，隨即同軍師吳用三箇下山迎接。朱貴早把船送至金沙灘上，岸上宋江見了慌忙下拜道：久別尊顏，常切思想，今日緣何經過賤處，雷橫連忙答

當年。監獄詰ノ

禮道、小弟蒙本縣差遣往東昌府公幹回來、經過路口、
 小嘍囉攔討買路錢、小弟提起賤名、因此朱兄堅意留
 住、宋江道、天與之幸、請到大寨、教衆頭領都相見了、置
 酒管待、一連住了五日、每日與宋江閒話、晁蓋動問、朱
 同消息、雷橫答道、朱同見今參做本縣當牢節級、新任
 知縣好生歡喜、宋江宛曲把話來說、雷橫上山入夥、雷
 橫推辭、老母年高、不能相從、待小弟送母終年之後、却
 來相投、雷橫當下拜辭了下山、宋江等再三苦留不住、
 衆頭領各以金帛相贈、宋江晁蓋自不必說、雷橫得了一
 一大包金銀下山、衆頭領都送至路口辭別、把船渡過

大路、自回鄆城縣去了、不在話下、且說晁蓋宋江回至、
 大寨聚義廳上、起請軍師吳學究、定議山寨職事、吳用
 已與宋公明商議已定、次日會合衆頭領、聽號令、先撥
 外面守店頭領、宋江道、孫新顧大嫂原是開酒店之家、
 着令夫婦二人、替回童威童猛、別用、再令時遷去、
 石勇、樂和去、挈助朱貴、鄭天壽去、挈助李立、東南西北
 四座店內、賣酒賣肉、每店內設兩箇頭領、招接四方入
 夥、好漢、一丈青王矮虎、後山下寨、監督馬匹、金沙灘小
 寨、童威童猛、弟兄兩箇守把、鴨嘴灘小寨、鄭淵鄒閏叔
 侄兩箇守把、山前大路、黃信燕順部領馬軍、下寨守護

關。出入ノ所

解珍解寶守把山前第一關，杜遷宋萬守把宛子城第二關，劉唐穆弘守把大寨口第三關，阮家三雄守把山南水寨，孟康仍前監造戰船，李應杜興蔣敬總管山寨，錢糧金帛，陶守旺薛永監築梁山泊內城垣，鴈臺侯健專管監造衣袍鎧甲旌旗戰襖，朱富宋清提調筵宴，穆春李雲監造屋宇寨柵，蕭讓金大堅掌管一應賓客書信公文，裴宣專管軍政司賞功罰罪，其餘呂方郭盛孫立歐鵬馬麟鄧飛楊林白勝分調大寨八面安歇，晁蓋宋江吳用居于山頂寨內，花榮秦明居于山左寨內，林冲戴宗居于山右寨內，李俊李逵居于山前，張橫張順

雁臺。ヤグラノ類

兩側。石本兩廊ノ作ル。意同。義ノマ

銷繳。官ヨリ渡サレタル物ヲ復元ノ官ニ還シ納ムルヲ銷繳メカヘス。納メカヘス。公文モ同。批帖。卯酉。朝役。所ニ出動スル。トヒケル。書。前ニ出。打。アチコチ。ニク

居于山後，楊雄石秀守護，聚議廳兩側，一班頭領分撥已定，每日輪流一位頭領做筵席慶賀，山寨體統甚是齊整，再說雷橫離了梁山泊，背了包裹，提了朴刀，取路回到鄆城縣，到家參見老母，更換些衣服，賣了回文，逕投縣裏來，拜見了知縣，回了話，銷繳公文批帖，且自歸家暫歇，依舊每日縣中書畫卯酉，聽候差使，因一日行到縣衙東首，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都頭幾時回來，雷橫回過臉來看時，却是本縣一箇幫閒的李小二，雷橫答道：我却纔前日來家，李小二道：都頭出去了許多時，不知此處近日有箇東京新來打聽的行院，色藝雙絕

財門上起旺地
上其行凡目地
度其興行地
祝云フナリ

頭不離二階
薄頭不離二階
常言作初
度取レバ二
ヒ初ニハウ
マクニカウ
拾喜捨スル
我ガ居ハ芝
我ニ居ド主
我ニ居ド主
我ニ居ド主

鼓兒的院本白秀英拿起盤子指着道財門上起利地
上住吉地上過旺地上行手到面前休教空過白玉喬
道我兒且走一遭看官都待賞你白秀英托着盤子先
到雷橫面前雷橫便去身邊袋裏摸時不想並無一文
雷橫道今日忘了不曾帶得些出來明日一發賞你白
秀英笑道頭醋不釀二醋薄官人坐當其位可出箇標
首雷橫通紅了面皮道我一時不曾帶得出來非是我
捨不得白秀英道官人既是來聽唱如何不記得帶錢
出來雷橫道我賞你三五兩銀子也不打緊却恨今日
忘記帶來白秀英道官人今日眼見一文也無提甚三

居云成行
說去丁芝
トクモ同格
ト云フコ
ト云フコ
ト云フコ

子弟門庭
芝居ノ筋道
芝居ノ筋道
芝居ノ筋道

三家村使牛
常言三村
常言三村
常言三村

五兩銀子正是教俺望梅止渴畫餅充饑白玉喬叫道
我兒你自沒眼不看城裏人村裏人只顧問他討甚麼
且過去自問曉事的恩官告箇標首雷橫道我怎地不
是曉事的白玉喬道你若省得這子弟門庭時狗頭上
生角衆人齊和起來雷橫大怒便罵道這忤奴怎敢辱
我白玉喬道便罵你這三家村使牛的打甚麼緊有認
得的喝道使不得這箇是本縣雷都頭白玉喬道只怕
是驢筋頭雷橫那里忍耐得住從坐椅上直跳下戲臺
來揪住白玉喬一拳一脚便打得唇綻齒落衆人見打
得兇都來解拆又勸雷橫自回去了柵欄裏人一闌盡

我那老娘。敬愛
ノ口調

幾曾。此ノ幾ハ
豈ノ字ノ意ハ
同音ノアテ字
ナリ

送了我們。其女
サレル
ノ爲ニ勝手ニ

兒子喫他，他緝扒在那裏，便哭起來，罵那禁子們道：「你衆人也和我兒一般，在衙門裏出入的人，錢財直這般好，使誰保得嘗沒事？禁子答道：『我那老娘聽我說，我們却也要容情，怎禁被原告人監定在這裏要緝，我們也沒做道理處。』不時便要我和知縣說苦害我們，因此上不得面皮。那婆婆道：『幾曾見原告人自監着被告號令的道理？』禁子們又低低道：『老娘，他和知縣來往得好，一句話便送了我們。』因此兩難，那婆婆一面自去解索，一面頭口裏罵道：『這箇賊賤人，直恁的倚勢，我自解了這索子，看他如今怎的。』白秀英却在茶房裏聽得，走將過來。

耳光子。百廿回
本光。磨子或
ハ耳刮ニ作ル
同義

梢。柳ノ木ニテ
ウツ

便道：『你那老婢子，却纔道甚麼？』那婆婆那里有好氣，便指着罵道：『你這千人騎，萬人壓，亂人入的賊母狗，做甚麼倒罵我！』白秀英聽得，柳眉倒豎，星眼圓睜，大罵道：『老咬蟲，乞貧婆，賤人，怎敢罵我？』婆婆道：『我罵你，待怎的？你須不是鄆城縣知縣白秀英大怒，搶向前，只一掌把那婆婆打箇跟踉，那婆婆却待掙扎，白秀英再趕入去，老大耳光子，只顧打，這雷橫已是脚憤在心，又見母親喫打，一時怒從心發，扯起柳來，望着白秀英腦蓋上，只一枷梢打箇正着，劈開了腦蓋，撲地倒了，衆人看時，腦漿迸流，眼珠突出，動彈不得，情知死了，衆人見打死了白。

秀英就押帶了雷橫一發來縣裏首告見知縣備訴前
 事知縣隨即差人押雷橫下來會集相官拘喚里正鄰
 佑人等對屍簡驗已了都押回縣來雷橫一面都招承
 了並無難意他娘自保領回家聽候把雷橫枷了下在
 牢裏當牢節級却是美髯公朱仝見發下雷橫來也沒
 做奈何處只得安排些酒食管待教小牢子打掃一間
 淨房安頓了雷橫少間他娘來牢裏送飯哭着哀告朱
 同道老身年紀六旬之上眼睜睜地只看着這箇孩兒
 望煩節級哥哥看日嘗間弟兄面上可憐見我這箇孩
 兒看覷看覷朱仝道老娘自請放心歸去今後飯食不

打關節。十卷百
 卅六頁ヲ參照
 七ヨ

因在半裏六十
 日限滿重罪犯
 限滿重罪六十
 日限滿重罪六十
 日限滿重罪六十
 日限滿重罪六十

必來送小人自管待他倘有方便處可以救之雷橫娘
 道哥哥救得孩兒即是重生父母若孩兒有些好歹老
 身性命也便休了朱仝道小人專記在心老娘不必掛
 念那婆婆拜謝去了朱仝尋思了一日沒做道理救他
 處又自央人去知縣處打關節上下替他使用人情那
 知縣雖然愛朱仝只是恨這雷橫打死了他表子白秀
 英也容不得他說了又怎奈白玉喬那厮催併疊成文
 案要知縣斷教雷橫償命囚在牢裏六十日限滿斷結
 解上濟州主案押司抱了文卷先行却教朱仝解送雷
 橫朱仝引了十數箇小牢子監押雷橫離了鄆城縣約

做水火來後面。
ウラノ便處ニ
シク様ナ風ヲ

行了十數里地，見箇酒店，朱仝道：我等衆人就此喫兩碗酒去。衆人都到店裏喫酒，朱仝獨自帶過雷橫，只做水火來，後面僻淨處，開了枷，放了雷橫，分付道：賢弟自回快去家裏，取了老母，星夜去別處逃難。這里我自替你喫官司。雷橫道：小弟走了，自不妨，必須要連累了哥哥。朱仝道：兄弟，你不知，知縣怪你打死了他表子，把這文案都做死了，解到州裏，必是要你償命。我放了你，你須不該死罪。況兼我又無父母掛念，家私儘可賠償。你顧前程萬里快去。雷橫拜謝了，便從後門小路奔回家裏，收拾了細軟包裹，引了老母，星夜自投梁山泊入夥。

去了。助字ニテ
マフノ義
字ニ非ズ、シテ

將就。ヨキ様ニ
トリナシ

去了，不在話下。却說朱仝拿這空枷，擡在草裏，却出來對衆小牢子說道：喫雷橫走了，却是怎地好。衆人道：我們快趕去他家裏捉朱仝，故意延遲了半响，料着雷橫去得遠了，却引衆人來縣裏出首。朱仝告道：小人自不小心，路上被雷橫走了，在逃無獲，情願甘罪無辭。知縣本愛朱仝，有心將就，出脫他，被白玉喬要赴上司陳告。朱仝故意脫放雷橫，知縣只得把朱仝所犯情絲申將濟州去。朱仝家中自着人去上州裏，使錢透了，却解朱仝到濟州來。當廳審錄，明白斷了二十脊杖，刺配滄州牢城。朱仝只得帶上行枷，兩箇防送公人領了文案，押

起小衙內，在懷裏，那小衙內雙手扯住，朱全長鬚說道：「我只要這鬍子抱。」知府道：「孩兒快放了手，休要囉哩。」小衙內又道：「我只要這鬍子抱。」和我去要。」朱全稟道：「小人抱衙內去。」府前閒走，要一回來了，知府道：「孩兒既是，要你抱，你和他去要。」一回來了，朱全抱了小衙內，出府衙前來，買些細糖菓子與他喫，轉了一遭，再抱入府裏來。知府看見，問衙內道：「孩兒那里去來？」小衙內道：「這鬍子和我街上看要，又買糖和菓子請我喫。」知府說道：「你那里得錢買物事與孩兒喫？」朱全稟道：「微表小人孝順之心，何足挂齒。」知府教取酒來，與朱全喫。府裏侍婢捧着

物事。モノ、助
字ハ語呂上ノ助

大賞鐘。大ハ普
通。指大ナルノ物
ヨリ大ナルノ物
賞鐘ハ人ノ
勳メハ杯ノ
メハ杯ノ

河燈。燈ヲ小舟
ヤ舟ニオモテ
河ニ流ス。此
ノ風俗。珠ニ
肥前長崎ニ傳
ハリ來レリ

兩條珠子。所謂
總角ヲ結ブニ
二條ノ玉ヲ赤
テ飾リトシハ
テ飾リトシハ
頭飾。頭髮

銀瓶菓盒，篩酒，連與朱全喫了。三大賞鐘，知府道：「早晚孩兒要，你要時，你可自行去抱他。」要去，朱全道：「恩相台旨，怎敢有違，自此為始，每日來和小衙內上街閒耍，朱全囊篋又有，只要本官見喜，小衙內面上儘自賠費，時過牛月之後，便是七月十五日，盂蘭盆大齋之日，年例各處點放河燈，修設好事，當日天晚，堂裏侍婢妳子叫道：「朱都頭，小衙內今夜要去。」看河燈，夫人分付你，可抱他去。」看一看，朱全道：「小人抱去。」那小衙內穿一領綠紗衫兒，頭上角兒拴兩條珠子，頭鬚從裏面走出來，朱全挖在肩膀上，轉出府衙門前來，望地藏寺裏去，看點放

出頭一本末等
ニ作ル

掙扎還鄉、復為良民、我却如何肯做這等的事、你二位
便可請回、休在此間、惹口面不好、雷橫道、哥哥在此、無
非只是在人之下、伏侍他人、非大丈夫男子漢的勾當、
不是小弟糾合上山、端的晁宋二公仰望哥哥久矣、休
得遲延、有悞、朱仝道、兄弟你是甚麼言語、你不想我為
你母老家寒上、放了你去、今日你到來、陷我為不義、吳
學究道、既然都頭不肯去時、我們自告退、相辭了去、休
朱仝道、說我賤名上、覆衆位頭領、一同到橋邊、朱仝回
來、不見了、小衙內、叫起苦來、兩頭沒路去尋、雷橫扯住
朱仝道、哥哥休尋、多管是我帶來的兩箇伴當、聽得哥

相公的性命也便
休了、小供ガ
可愛クテ其爲
マヌニハ生命モ惜

包還、請合フテ
カヘス

哥不肯去、因此到抱了小衙內去了、我們一同去尋、朱
仝道、兄弟不是要處、若這箇小衙內有些好歹、知府相
公的性命也便休了、雷橫道、哥哥且跟我來、朱仝幫住
雷橫、吳用、三箇離了地藏寺、徑出城外、朱仝心慌、便問
道、你的伴當抱小衙內在那裏、雷橫道、哥哥且走到我
下處、包還你小衙內、朱仝道、遲了時、恐知府相公見怪、
吳用道、我那帶來的兩箇伴當、是箇沒分曉的、一定直
抱到我們的下處去了、朱仝道、你那伴當姓甚名誰、雷
橫答道、我也不認得、只聽聞叫做黑旋風、朱仝失驚道、
莫不是江州殺人的李逵麼、吳用道、便是此人、朱仝跌

頭鬚兒、却在、我頭上、朱仝看了、慌問、小衙內、正在、何處、
李逵道、被、我、拿、些、麻藥、抹、在、口裏、直、挖、出、城、來、如、今、睡、
在、林、子、裏、你、自、請、去、看、朱仝、乘、着、月、色、明、朗、逕、搶、入、林、
子、裏、尋、時、只、見、小、衙、內、倒、在、地、上、朱仝、便、把、手、去、扶、時、
只、見、頭、劈、做、兩、半、箇、已、死、在、那、里、當、時、朱仝、心、下、大、怒、
逕、出、林、子、來、早、不、見、了、三、箇、人、四、下、里、望、時、只、見、黑、旋、

脚、叫、苦、慌、忙、便、趕、離、城、約、走、到、二、十、里、只、見、李、逵、在、前、
面、叫、道、我、在、這、里、朱仝、搶、近、前、來、問、道、小、衙、內、放、在、那、
里、李逵、唱、箇、喏、道、拜、揖、節、級、哥、哥、小、衙、內、有、在、這、里、朱、
仝、道、你、好、好、的、抱、出、來、還、我、李逵、指、着、頭、上、道、小、衙、內、
頭、鬚、兒、却、在、我、頭、上、朱仝、看、了、慌、問、小、衙、內、正、在、何、處、
李逵、道、被、我、拿、些、麻、藥、抹、在、口、裏、直、挖、出、城、來、如、今、睡、
在、林、子、裏、你、自、請、去、看、朱仝、乘、着、月、色、明、朗、逕、搶、入、林、
子、裏、尋、時、只、見、小、衙、內、倒、在、地、上、朱仝、便、把、手、去、扶、時、
只、見、頭、劈、做、兩、半、箇、已、死、在、那、里、當、時、朱仝、心、下、大、怒、
逕、出、林、子、來、早、不、見、了、三、箇、人、四、下、里、望、時、只、見、黑、旋、

風、遠、遠、地、拍、着、雙、斧、叫、道、來、來、來、朱仝、性、起、奮、不、顧、身、
拽、扎、起、布、衫、大、踏、步、趕、將、來、李逵、回、身、便、走、背、後、朱仝、
趕、來、這、李逵、却、是、穿、山、度、嶺、慣、走、的、人、朱仝、如、何、趕、得、
上、先、自、喘、做、一、塊、李逵、却、在、前、面、又、叫、來、來、來、朱仝、恨、
不、得、一、口、氣、吞、了、他、只、是、趕、他、不、上、趕、來、趕、去、天、色、漸、
明、李逵、在、前、面、急、趕、急、走、慢、趕、慢、行、不、趕、不、走、看、看、趕、
入、一、箇、大、莊、院、裏、去、了、朱仝、看、了、道、那、廝、既、有、下、落、我、
和、他、干、休、不、得、朱仝、直、趕、入、莊、院、內、廳、前、去、見、裏、面、兩、
邊、都、插、着、許、多、軍、器、朱仝、道、想、必、也、是、箇、官、宦、之、家、立、
住、了、脚、高、聲、叫、道、莊、裏、有、人、麼、只、見、屏、風、背、後、轉、出、一、

容覆。御返事申
振事上ノハナシ

箇人來、那人是誰、正是小旋風柴進、問道、兀的是誰、朱
仝見那人趨走如龍、神儀炤日、慌忙施禮、答道、小人是
鄆城縣當牢節級朱仝、犯罪刺配到此、昨晚因和知府
的小衙內出來、看放河燈、被黑旋風殺了、小衙內、見今
走在貴莊、望煩添力捉拿送官、柴進道、既是美髯公、且
請坐、朱仝道、小人不、敢拜問、官人高姓、柴進答道、小可
小旋風便是、朱仝道、久聞柴大官人、連忙下拜道、不期
今日得識尊顏、柴進說道、美髯公亦久聞名、且請後堂
說話、朱仝隨着柴進、直到裏面、朱仝道、黑旋風那厮、如
何却敢逕入貴莊躲避、柴進道、容覆、小可小旋風、專愛

陳橋讓位之功、宋
太祖得位、即
周世宗、柴進
祖、得位、即
丹書、紙、詔
鐵券、赤、紙、詔
鐵券、赤、紙、詔
鐵券、赤、紙、詔

開子石印本
通レベキニ似
用ヒタリ

結識江湖上好漢、為是家、間祖上有陳橋讓位之功、先
朝曾勅賜丹書鐵券、但有做下不是的人、停藏在家、無
人敢搜、近間有箇愛友、和足下亦是舊交、目今在那梁
山泊做頭領、名喚及時雨宋公明、寫一封密書、令吳學
究雷橫黑旋風、俱在敵莊安歇、禮請足下上山、同聚大
義、因見足下推阻不從、故意教李逵殺害了、小衙內先
絕了足下歸路、只得上山、坐把交椅、吳先生、雷兄、如何
不出來陪話、只見吳用雷橫從側首、閣子裏出來、望着
朱仝、便拜說道、兄長望乞恕罪、皆是宋公明哥哥將令
分付如此、若到山寨、自有分曉、朱仝道、是、即是、你們弟

學究道，足下放心，此時多敢，宋公明已都取寶眷在山上了，朱仝方纔有些放心，柴進置酒相待，就當日送行，三箇臨晚辭了柴大官人，便行，柴進叫莊客備三騎馬，送出關外，臨別時，吳用又分付李逵道：你且小心，只在大官人莊上住幾時，切不可胡亂惹事欺人，待半年三箇月，等他性定，却來取你還山，多管也來請柴大官人入夥，三箇自上馬去了，不說柴進和李逵回莊，且只說朱仝隨吳用雷橫來梁山泊入夥，行了一程，出離滄州地界，莊客自騎了馬回去，三箇取路投梁山泊來，於路無話，早到朱貴酒店裏，先使人上山寨報知，晁蓋宋江

細軟。奇巧。金
目。道。具。
妻子。只。妻。ノ。コ
子。ハ。助。字。

引了大小頭目，打鼓吹笛，直到金沙灘迎接，一行人都相見了，各人乘馬，回到山上大寨前，下了馬，都到聚義廳上，叙說舊話，朱仝道：小弟今蒙呼喚到山，滄州知府必然行移文書，去鄆城縣捉我老小，如之奈何？宋江大笑道：我教長兄放心，尊嫂并令郎已取到這里多日了，朱仝便問道：見在何處？宋江道：奉養在家，父太公歇處，兄長請自己去問慰便了，朱仝大喜，宋江着人引朱仝直到宋太公歇處，見了一家老小，并一應細軟行李，妻子說道：近日有人齎書來說，你已在山寨入夥了，因此收拾，星夜到此，朱仝出來，拜謝了衆人，宋江便請朱仝

知道。知ラセタ、道ハ、助字

在逃。套語、前ニ出ツ

雷橫、山頂下寨、一面且做筵席、連日慶賀、新頭領不在話下、却說滄州知府至晚、不見朱仝抱小衙內回來、差人四散去尋了半夜、次日有人見殺死在林子裏、報與知府知道、府尹聽了大驚、親自到林子裏看了、痛哭不已、備辦棺木燒化、次日陞廳、便行開公文、諸處緝捕、捉拿朱仝、正身、鄆城縣已自申報、朱仝妻子挈家在逃、不知去向、行開各州縣、出給賞錢、捕獲不在話下、只說李逵在柴進莊上住了一箇來月、忽一日見一箇人齎一封書、火急奔莊上來、柴大官人却好迎着、接書看了、大驚道、既是如此、我只得去走一遭、李逵便問道、大官人

有甚緊事、柴進道、我有箇叔叔柴皇城、見在高唐州居住、今被本州知府高廉的老婆、兄弟殷天錫那厮、來要占花園、嘔了一口氣、臥病在床、早晚性命不保、必有遺囑的言語分付、特來喚我、想叔叔無兒無女、必須親身去走一遭、李逵道、既是大官人去時、我也跟大官人去走一遭、如何、柴進道、大哥肯去時、就同走一遭、柴進即便收拾行李、選了十數匹好馬、帶了幾箇莊客、次日五更起來、柴進李逵並從人都上了馬、離了莊院、望高唐州來、不一日、來到高唐州、入城、直至柴皇城宅前下馬、留李逵和從人在外面廳房內、柴進自選入臥房裏來、

兼管。兼任

妻舅。妻ノ兄

年紀。トシ、套

那等。ソレラ
種云フ、賤シミ
獻勤。ツトメ振
賣科。機嫌ヲト
ラントスル

看視叔叔叔父ヲ見視ヒ坐在榻前コシニカケテ放聲慟哭ナゲナゲナゲナゲ皇城的繼室出來皇城ノ繼室出テ勸柴進道柴進ヲ勸メテ大官人鞍馬風塵不易大官人鞍馬風塵不易初到此間初到此間且休煩惱且休煩惱柴進施禮罷柴進施禮罷便問事情便問事情繼室答道繼室答道此間新任知府高廉兼管此間新任知府高廉兼管本州兵馬本州兵馬是東京高太尉的叔伯兄弟是東京高太尉的叔伯兄弟倚仗他哥哥倚仗他哥哥勢要在這里無所不為勢要在這里無所不為帶將一箇妻舅帶將一箇妻舅殷天錫來人殷天錫來人盡稱他做殷直閣他做殷直閣那厮年紀却小那厮年紀却小又倚仗他姐夫的勢又倚仗他姐夫的勢要在這里無所不為要在這里無所不為有那等獻勤的賣科有那等獻勤的賣科對他說我家宅對他說我家宅在這里無所不為在這里無所不為後有箇花園水亭後有箇花園水亭蓋造得好蓋造得好那厮帶將許多奸詐不良那厮帶將許多奸詐不良的三二十人的三二十人進入家裏來進入家裏來宅子後看了宅子後看了便要發遣我們便要發遣我們出去出去他要來住他要來住皇城對他說道皇城對他說道我家是金枝玉葉我家是金枝玉葉有先

上天遠入地近。
ナサケナイイ

朝丹書鐵券在門朝丹書鐵券在門諸人不許欺侮諸人不許欺侮你如何敢奪占我的住宅你如何敢奪占我的住宅趕我老小趕我老小那里去那里去那厮不容所言那厮不容所言定要我們出屋定要我們出屋皇城去皇城去扯他反被這厮推搶毆打扯他反被這厮推搶毆打因此受這口氣因此受這口氣一臥不起一臥不起飲食不喫飲食不喫服藥無效服藥無效眼見得上天遠入地近眼見得上天遠入地近今日得大官人來家今日得大官人來家做箇主張做箇主張便有些山高水低便有些山高水低也更不憂柴進答道柴進答道尊尊嬌放心嬌放心只顧請好醫士只顧請好醫士調治調治叔叔叔叔但有門戶但有門戶小侄自使人回小侄自使人回滄州家裏去滄州家裏去取丹書鐵券取丹書鐵券來和他理會來和他理會便告到官府便告到官府今上御前今上御前也不怕他也不怕他繼室道繼室道皇城幹事皇城幹事全不濟事全不濟事還是大官人理論還是大官人理論是得柴進看視了叔叔是得柴進看視了叔叔一回一回却出來却出來和李達並帶來人和李達並帶來人從說知備細從說知備細李達聽了跳

大似他的。彼高
廉ヨリ大ナル
徽宗皇帝ニテ

卷九、三十頁ニ
李達ハ、斬リマ
軍ニテ、斬リマ
ハル時、他
我ハ、不
コイ、トハ
ハ

將起來、說道、這厮好無道理、我有大斧在這里、教他喫我幾斧、却再商量、柴進道、李大哥、你且息怒、沒來繇、和他龔鹵、做甚麼、他雖是倚勢欺人、我家放着有護持聖旨、這里和他理論不得、須是京師也有大似他的、放着明明的條例、和他打官司、李達道、條例條例、若還依得天下不亂了、我只是前打後商量、那厮若還去告狀、和那鳥官一發都砍了、柴進笑道、可知朱仝要和你厮併見面、不得、這里是禁城之內、如何比得你山寨裏橫行、李達道、禁城便怎地、江州無爲軍、偏我不曾殺人、柴進道、等我看頭勢、用着大哥時、那時相央、無事只在房

分テ來テ殺サ
ルナリ
云テ居

重孝。親兄弟ナ
服、オモキ忌

裏請坐、正說之間、裏面侍妾慌忙來、請大官人看視、皇城柴進入到裏面、臥榻前、只見皇城閣着兩眼淚、對柴進說道、賢姪、志氣軒昂、不辱祖宗、我今日被殷天錫毆死、你可看骨肉之面、親齎書往京師、攔駕告狀、與我報讎、九泉之下、也感賢姪親意、保重、保重、再不多囑、言罷、便放了命、柴進痛哭了一場、繼室恐怕昏暈、勸住柴進、道、大官人、煩惱有日、且請商量後事、柴進道、誓書在我家裏、不曾帶得來、星夜教人去取、須用將往東京告狀、叔叔尊靈、且安排棺槨、盛殮、成了孝服、却再商量、柴進教依官制、備辦內棺外槨、依禮鋪設靈位、一門穿了重

擯。或ハ竄ニ作ル。ハヤク走
川弩。泗川ニテ
出來ル弓

孝大小舉哀李逵在外面聽得堂裏哭泣自己磨拳擦掌價氣問從人都不肯說宅裏請僧修設好事功果至第三日只見這殷天錫騎着一匹攬行的馬將引開漢三二十人執彈弓川弩吹筒氣毬粘竿樂器城外遊翫了一遭帶五七分酒伴醉假顛逕來到柴皇城宅前勒住馬叫裏面管家的人出來說話柴進聽得說掛着一身孝服慌忙出來答應那殷天錫在馬上問道你是他家甚麼人柴進答道小可是柴皇城親侄柴進殷天錫道我前日分付道教他家搬出屋去如何不依我言語柴進道便是叔叔臥病不敢移動夜來已自身故待

斷七。七七日

枷號起。號ハ號
合ノ略。カセ
ラシケテ。カセ
ラシ物ニスル

斷七了搬出去殷天錫道放屁我只限你三日便要出屋三日外不搬先把這厮枷號起先喫我一百訊棍柴進道直閣休恁相欺我家也是龍子龍孫放着先朝丹書鐵券誰敢不敬殷天錫喝道你將出來我看柴進道見在滄州家裏已使人去取來殷天錫大怒道這厮正是胡說便有誓書鐵券我也不怕左右與我打這厮衆人却侍動手原來黑旋風李逵在門縫裏張看聽得喝打柴進便拽開房門大吼一聲直搶到馬邊早把殷天錫揪下馬來一拳打翻那二三十人却待搶他被李逵手起早打倒五六箇一閃都走了却再拿殷天錫提

脚拳
頭。コブシ
 (ニテウチ)
 尖。足ノ先
 (ニテウチ)
 一發。打ち又ケ
 ルコトヲトモ
 ニスル。打リ
 タリ。ケタリ
 シ

府裏。本來ハ官
舍。邸ヲ云ヘ
 ドモ。然セ私
 別。然ハセ私
 支。那ハセ私
 官。邸ハセ私
 所。例ナリ
 ア。例ナリ
 一。例ナリ

起來、拳頭脚尖一發上、柴進那里勸得住、看那殷天錫、
 時、早已打死在地、柴進只叫得苦、便教李逵且去後堂、
 商議、柴進道、眼見得便、有人到這里、你安身不得了、官
 司、我自支吾、你快走回、梁山泊去、李逵道、我便走了、須
 連累你、柴進道、我自有誓書鐵券護身、你便去是、事不
 宜遲、李逵取了雙斧、帶了盤纏、出後門、自投梁山泊去、
 了、不多時、只見二百餘人各執刀杖鎗棒、圍住柴皇城、
 家、柴進見來、捉人、便出來、說道、我同你們府裏分訴去、
 衆人先縛了柴進、便入家裏、搜捉行兇、黑大漢不見、只
 把柴進綁到州衙內、當廳跪下、知府高廉聽得、打死了

他的舅子殷天錫、正在廳上、咬牙切齒、忿恨、只待拿人、
 來、早把柴進驅翻在廳前、塔下、高廉喝道、你怎敢打死
 了我殷天錫、柴進告道、小人是柴世宗嫡派子孫、家門
 有先朝太祖誓書鐵券、見在滄州居住、爲是叔叔柴皇
 城病重、特來看視、不幸身故、見今停喪在家、殷直閣將
 帶三二十人到家、定要趕逐出屋、不容柴進分說、喝令
 衆人毆打、被莊客李大救護、一時行兇、打死高廉、喝道、
 李大見在那裡、柴進道、心慌逃走了、高廉道、他是箇莊
 客、不得你的言語、如何敢打死人、你又故縱他逃走了、
 却來瞞昧官府、你這厮、不打如何肯招、牢子下手、加力、

招做。實際ハナ
イコトダカラ
白狀ハセヌ
ダケレドモ
持問ニカケ
ラレタ、サフ
ラレタ、サフ
シラ

人口。樂皇城ノ
ウチノ人々

與我打這厮柴進叫道莊客李大救主悞打死人非干
 我事放着先朝太祖誓書如何便下刑法打我高廉道
 誓書有在那里柴進道已使人回滄州去取來了高廉
 大怒喝道這厮正是抗拒官府左右腕頭加力好生痛
 打衆人下手把柴進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只得招
 做使令莊客李大打死殷天錫取那二十五斤死囚伽
 釘了發下牢裏監收殷天錫屍首簡驗了自把棺木殯
 殮不在話下這殷夫人要與兄弟報讐教丈夫高廉抄
 扎了柴皇城家私監禁下人口封占了房屋園院柴進
 自在牢中受苦却說李逵連夜回梁山泊到得寨裏來

見衆頭領朱仝一見李逵怒從心起掣條朴刀逕奔李
 逵黑旋風拔出雙斧便鬪朱仝晁蓋宋江並衆頭領一
 齊向前勸住宋江與朱仝陪話道前者殺了小衙內不
 干李逵之事却是軍師吳學究因請兄長不肯上山一
 時定的計策今日既到山寨便休記心只顧同心協助
 共興大義休教外人恥笑便叫李逵兄弟與美髯陪話
 李逵睜着怪眼叫將起來說道他直恁般做得起我也
 多曾在山寨出氣力他又不曾有半點之功却怎地倒
 教我陪話宋江道兄弟却是你殺了小衙內雖是軍師
 嚴令論齒序他也是你哥哥且看我面與他伏箇禮我

却自拜你便了，李逵喫宋江及不過，便道：我不是怕你，爲是哥哥逼我，沒奈何了，與你陪話。李逵喫宋江逼住了，只得撇了雙斧，拜了朱仝兩拜。朱仝方纔消了這口氣，山寨裏晁頭領且教安排筵席，與他兩箇和解。李逵說起柴大官人因去高唐州看親叔叔柴皇城病症，却被本州高知府妻舅殷天錫要奪屋宇花園，毆罵柴進，喫我打死了殷天錫那厮。宋江聽罷，失驚道：你自走了，須連累柴大官人喫官司。吳學究道：兄長休驚，等戴宗回山，便有分曉。李逵問道：戴宗哥哥那里去了？吳用道：我怕你在柴大官人莊上惹事不好，特地教他來喚。

人口其人々々
叙論ノ如クニ
スルナリ

你回山，他到那里不見你時，必去高唐州尋你。說言未絕，只見小較來報，戴院長回來了。宋江便去迎接，到了堂上坐下，便問柴大官人一事。戴宗答道：去到柴大官人莊上，已知同李逵投高唐州去了。逕奔那里去打聽，只見滿城人傳說，殷天錫因爭柴皇城莊屋，被一箇黑大漢打死了，見今負累了柴大官人，陷於縲紲，下在牢裏。柴皇城一家人口家私盡都抄扎了，柴大官人性命早晚不保。晁蓋道：這箇黑厮又做出來了，但到處便惹口面。李逵道：柴皇城被他打傷，嘔氣死了，又來占他房屋，又喝教打柴大官人，便是活佛也，忍不得。晁蓋道：柴

大官人自來與山寨有恩，今日他有危難，如何不下出，去救他，我親自去走一遭。宋江道：哥哥是山寨之主，如何可便輕動？小可和柴大官人舊來有恩，情愿替哥哥下山。吳學究道：高唐州城池雖小，人物稠穰，軍廣糧多，不可輕敵。煩請林冲、花榮、秦明、李俊、呂方、郭盛、孫立、歐鵬、楊林、鄧飛、馬麟、白勝十二箇頭領，部引馬步軍兵五千，作前隊先鋒，中軍主帥宋公明、吳用，并朱仝、雷橫、戴宗、李逵、張橫、張順、楊雄、石秀十箇頭領，部引馬步軍兵三千，策應。共該二十二位頭領，辭了晁蓋等衆人，離了山寨，望高唐州進發。梁山泊前軍到得高唐州地界，早

部引。組フワケルテ、ヒキツレ

着。ソコニ遣シ

都統。監軍。提督。中ノ最。高。官。ハ。此。提。以下。次。第。高。官。ニ。低。至。下。ル。シ。テ。提。督。ニ。低。

梯己。一般ノ兵。卒ト異リ、高。廉ニ專屬シタ

背劍。魔法ヲ使。劍ナリ

有軍卒報知高廉，高廉聽了，冷笑道：你這夥草賊，在梁山泊窩藏，我兀自要來勦捕你，今日你到來就縛，此是天教我成功，左右快傳下號令，整點軍馬，出城迎敵，着那衆百姓上城守護，這高知府上馬管軍，下馬管民，一聲號令下去，那帳前都統、監軍、統領、統制、提轄、軍職，一應官員，各各部領軍馬，就教場裏點視已罷，諸將便擺布出城迎敵。高廉手下有三百梯己軍士，號爲飛天神兵，一箇箇都是山東、河北、江西、湖南、兩淮、兩浙選來的精壯好漢，知府高廉親自引了披甲背劍上馬，出到城外，把部下軍官週迴排成陣勢，却將三百神兵列在中

畫角。畫トハ、ツノ笛ニ何カ模様が畫キアルナリ

門旗。大將馬前ノ左右ニタツル旗

軍搖旗吶喊，搥鼓鳴金，只等敵軍來到，却說林冲花榮秦明引領五千人馬到來，兩軍相迎，旗鼓相望，各把強弓硬弩，射住陣脚，兩軍中吹動畫角，發起搥鼓，花榮秦明帶同十箇頭領都到陣前，把馬勒住，頭領林冲橫丈八蛇矛躍馬出陣，厲聲高叫，姓高的賊，快快出來，高廉把馬一縱，引着三十餘箇軍官都到門旗下，勒住馬，指着林冲罵道：「你這夥不知死的叛賊，怎敢直犯俺的城池！」林冲喝道：「你這箇害民強盜，我早晚殺到京師，把你那厮欺君賊臣高俅碎屍萬段！」方是願足，高廉大怒，回頭問道：「誰人出馬先捉此賊去？」軍官隊裏轉出一箇

輪。輪ニ同ジ

騾。説文、黃馬。鬣白色トアリ。雙鈴響、珂珮鳴。馬ニツケタ鈴ノナル音

放箭門戶。掃ヘ、スツ、ユルメ、スキヲ見セル

統制官姓于名直，拍馬統刀，竟出陣前，林冲見了，逕迤于直兩箇戰不五合，于直却被林冲心窩裏一蛇矛刺着，翻身斗擲下馬去，高廉見了大驚，再有誰人出馬報讎，軍官隊裏又轉出一箇統制官姓溫，雙名文寶，使一條長鎗，騎一匹黃驃馬，鑾鈴響，珂珮鳴，早出到陣前，四隻馬蹄蕩起征塵，直奔林冲，秦明見了大叫：「哥哥稍歇，看我立斬此賊！」林冲勒住馬，收了點鋼矛，讓秦明戰溫文寶，兩箇約鬪十合之上，秦明放箇門戶，讓他鎗擡進來，手起棍落，把溫文寶削去半箇，天靈蓋死於馬下，那馬跑回本陣去了，兩陣軍相對齊，吶聲喊，高廉見連折

太阿。古ノ寶劍
ハ只劍ト云フ
疾。光ノ意
ト云程ノ意

二將便去背上掣出那口太阿寶劍來口中念念有詞
喝聲道疾只見高廉隊中捲起一道黑氣那道氣散至
半空裏飛沙走石憾地搖天括起怪風逕掃過對陣來
林冲秦明花榮等衆將對面不能相顧驚得那坐下馬
亂攙咆哮衆人回身便走高廉把劍一揮指點那三百
神兵從陣裏殺將出來背後官軍協助一掩過來趕得
林冲等軍馬星落雲散七斷八續呼兄喚弟覓子尋爺
五千軍兵折了一千餘人直退回五十里下寨高廉見
人馬退去也收了本部軍兵入高唐州城裏安下却說
宋江中軍人馬到來林冲等接着具說前事宋江吳用

得勝。會テ戰ヒ
ヲ觀タ兵、延喜
ナリ

聽了大驚與軍師道是何神術如此利害吳學究道想
是妖法若能回風返火便可破敵宋江聽罷打開天書
看時第三卷上有回風返火破陣之法宋江大喜用心
記了呪語并秘訣整點人馬五更造飯喫了搖旗擂鼓
殺進城下來有人報入城中高廉再點了得勝人馬并
三百神兵開放城門布下吊橋出來擺成陣勢宋江帶
劍縱馬出陣前望見高廉軍中一簇阜旗吳學究道那
陣內阜旗便是使神師計的軍兵但恐又使此法如何
迎敵宋江道軍師放心我自有的破陣之法諸軍衆將勿
得驚疑只顧向前殺去高廉分付大小將較不要與他

強敵挑鬪，但見牌響，一齊併力，擒獲宋江。我自十分有重賞，兩軍喊聲起處，高廉馬鞍轡上掛着那面聚獸銅牌，上有龍章鳳篆，手裏拿着寶劍，出到陣前，宋江指着高廉罵道：「昨夜我不曾到，兄弟們誤折一陣，今日我必要把你誅盡殺絕。」高廉喝道：「你這夥反賊，快早早下馬受縛，省得我腥手污脚，言罷，把劍一揮，口中念念有詞，喝道：「疾！黑氣起處，早捲起怪風來。」宋江不等那風到，口中也念念有詞，左手捏訣，右手把劍，一指喝道：「疾！那陣風不望宋江陣裏來，倒望高廉神兵隊裏去了。」宋江却待招呼人馬殺將過去，高廉見回了風，急取銅牌，把劍

大小軍較。大校小校ノコト、大校ハ士卒、小校ハ兵卒

敲動，向那神兵隊裏捲一陣黃沙，就中軍走出一羣怪獸，毒蟲直衝過來，宋江陣裏衆多人馬驚呆了。宋江撒了劍，撥回馬先走，衆頭領簇捧着盡都逃命。大小軍較你我不能相顧，奪路而走。高廉在後面把劍一揮，神兵在前，官軍在後，一齊掩殺將來。宋江人馬大敗虧輸，高廉趕殺二十餘里，鳴金收軍城中去了。宋江來到土坡下，收住人馬，扎下寨柵。雖是損折了些軍卒，却喜衆頭領都有屯住軍馬，便與軍師吳用商議道：「今番打高唐州，連折了兩陣，無計可破神兵，如之奈何？」吳學究道：「若是這厮會使神師計，他必然今夜要來劫寨，可先用計。」

星斗。斗ハ北斗
ノ星ノ斗ハ北斗
ト云フ字

隄備此處只可屯扎些少軍馬我等去舊寨內駐扎宋
 江傳令只畱下楊林白勝看寨其餘人馬退去舊寨內
 將息且說楊林白勝引人離寨半里草坡內埋伏等到
 一更時分只見風雷大作楊林白勝同三百餘人在草
 裏看時只見高廉步走引領三百神兵吹風唢哨殺入
 寨中來見是空寨回身便走楊林白勝吶聲喊高廉只
 怕中了計四散便走三百神兵各自逶逃楊林白勝亂
 放弩箭只顧射去一箭正中高廉左肩衆軍四散冒雨
 趕殺高廉引領了神兵去得遠了楊林白勝人少不敢
 深入少刻雨過雲收復見一天星斗月光之下草坡前

遠近。グラヒ

擗翻射倒拿得神兵二十餘人解赴宋公明寨內具說
 雷雨風雲之事宋江吳用見說大驚道此間只隔得五
 里遠近却又無雨無風衆人議道正是妖法只在本處
 離地只有三四十丈雲雨氣味是左近水泊中攝將來
 的楊林說高廉也自披髮仗劍殺入寨中身上中了我
 一弩箭回城中去了爲是人少不敢去追宋江分賞楊
 林白勝把拿來的中傷神兵斬了分撥衆頭領下七
 八箇小寨圍繞大寨隄備再來劫寨一面使人回山寨
 取軍馬協助自說高廉自中了箭回到城中養病令軍
 士守護城池曉夜隄備且休與他廝殺待我箭養平復

起來捉宋江未遲却說宋江見折了人馬心中憂悶和
 軍師吳用商量道只這箇高廉尚且破不得儻或別添
 他處軍馬併力來助如之奈何吳學究道我想要破高
 廉妖法只除非依我如此如此若不去請這箇人來柴
 大官人性命也是難救高唐州城子永不能得正是要
 除起霧興雲法須請通天徹地人畢竟吳學究說這箇
 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戴宗二取公孫勝 李逵獨劈羅真人

話說當下吳學究對宋公明說道要破此法只除非快
 教人去蘄州尋取公孫勝來便可破得高廉宋江道前
 番戴宗去了幾時全然打聽不着却那里去尋吳用道
 只說蘄州有管下多少縣治鎮市鄉村他須不曾尋得
 到我想公孫勝他是箇學道的人必然在箇名山大川
 洞天真境居住今番教戴宗可去遠蘄州管下山川去
 處尋覓一遭不愁不見他宋江聽罷隨即叫請戴院長
 商議可往蘄州尋取公孫勝戴宗道小可願往只是得

一箇做伴的去方好，吳用道：你作起神行法來，誰人趕得你上？戴宗道：若是同伴的人，我也把甲馬拴在他腿上，教他也便走得快了。李逵便道：我與戴院長做伴，走一遭，戴宗道：你若要跟我去，須要一路上喫素，都聽我的言語。李逵道：這箇有甚難處？我都依你便了。宋江吳用分付道：路上小心在意，休要惹事，若得見了，早早回來。李逵道：我打死了殷天錫，却教柴大官人喫官司，我如何不要救他？今番並不許惹事了。二人各藏了暗器，拴縛了包裹，拜辭宋江并眾人，離了高唐州，取路投薊州來，走得二三十里，李逵立住脚道：大哥買碗酒喫了。

又來了。套語、マダカ

素飯。飯、精進米、肉、精進スル食ナベマ

走也好，戴宗道：你要跟我作神行法，須要只喫素酒，李逵笑道：便喫些肉，也打甚麼緊？戴宗道：你又來了，今日已晚，且向前尋箇客店宿了，明日早行，兩箇又走了三十餘里，天色昏黑，尋着一箇客店歇了，燒起火來，做飯，沽一角酒來，喫。李逵搬一碗素飯，并一碗菜湯，來房裏與戴宗喫。戴宗道：你如何不喫飯？李逵應道：我且未要喫飯哩。戴宗尋思：這厮必然瞞着我，背地裏喫葷。戴宗自把菜飯喫了，悄悄地來後面張時，見李逵討兩角酒，一盤牛肉，立着在那裏亂喫。戴宗道：我說甚麼，且不要道破他，明日小小地耍他，耍便了。戴宗先去房裏睡了。

不礙我半分。
分我半分。
云云
ト半

明年正月初一日。
オドケ云フナ

立住了與你喫李逵伸着手只隔一丈來遠近只接不着李逵叫道好哥哥且住一住戴宗道便是今日有些蹊蹺我的兩條腿也不能設住李逵道阿也我這鳥脚不絲我半分只管自家在下邊奔了去不要討我性發把大斧砍了下來戴宗道只除是恁的般方好不然直走到明年正月初一日也不能住李逵道好哥哥休使道兒要我砍了腿下來把甚麼走回去戴宗道你敢是昨夜不依我今日連我也奔不得住你自奔去李逵叫道好爺爺你饒我住一住戴宗道我的這法不許喫葷第一戒的是牛肉若還喫了一塊牛肉直要奔一世方

撞天屈。撞天、大變、ヒドク、無理、戴宗、云フコトハ、マシテ自分ノ思リト云フナ
老爹。前ノ爺爺
同ジ

喝聲。喝ハ、イ
ツモ、カケイ
エシ云フナリ

纔得住李逵道却是苦也我昨夜不合瞞着哥哥其實偷買五七斤牛肉喫了正是怎麼好戴宗道怪得今日連我的這腿也收不住你這鐵牛害殺我也李逵聽罷叫起撞天屈來戴宗笑道你從今已後只依得我一件事我便罷得這法李逵道老爹你快說來看我依你戴宗道你如今敢再瞞我喫葷麼李逵道今後但喫時舌頭上生碗來大疔瘡我見哥哥會喫素鐵牛却其實煩難因此上瞞着哥哥試一試今後並不敢了戴宗道既是恁地饒你這一遍趕上一步把衣袖去李逵腿上只一拂喝聲住李逵應聲立定戴宗道我先去你且慢慢

了助的此ノ如ク、
 トキ、了ハスル、
 ノハ、一似以下、
 全句ニカ、
 爾云、誓文ダテ
 シ云、物ハ、ナマ
 ベキモノ、タマ
 デキモ、ガ、タ
 来テ、ウ、ア、出
 行法、フ、ヒ、出
 ス時、フ、ヒ、出
 指云、神トニ、
 了、的、ハ、我、
 的、了、的、ハ、我、
 句、ニ、カ、ハ、ル、
 兩、條、以、下、ノ、全

的來，李逵正待擡脚，那里移得動，拽也拽不起，一似生
 鐵鑄就了了的，李逵大叫道，又是苦也，哥便再救我一救，
 戴宗轉回頭來，笑道，你方纔罰咒真麼，李逵道，你是我
 親爺，却如何敢違了你的言語，戴宗道，你今番真箇依
 我，便把手縮了，李逵喝聲起，兩箇輕輕地走了去，李逵
 道，哥哥可憐見鐵牛，早歇了罷，見箇客店，兩箇入來，投
 宿，戴宗李逵入到房裏，去腿上卸下甲馬，取出幾陌紙
 錢，燒送了，問李逵道，今番却如何，李逵捫着脚，歎氣道，
 這兩條腿方纔是我的了，戴宗便叫李逵安排些素酒
 素飯，喫了，燒湯洗了脚，上床歇息，睡到五更起來，洗漱

釘住在。他ニユ
 リソコト出來ズ
 リソコトヘダバ

罷，喫了飯，還了房錢，兩箇又上路行，不到三里多路，戴
 宗取出甲馬，道，兄弟，今日與你只縛兩箇，教你慢行，些
 李逵道，親爺，我不要縛了，戴宗道，你既依我言語，我和
 你幹大事，如何肯弄你，你若不依我，教你一似夜來，只
 釘住在這里，直等我，去蕪州尋見了公孫勝，回來放你，
 李逵慌忙叫道，你縛你縛，戴宗與李逵當日各只縛兩
 箇甲馬，作起神行法，扶着李逵同走，原來戴宗的法，要
 行，便行，要住，便住，李逵從此那里敢違他言語，於路上
 只是買些素酒素飯，喫了便行，話休絮繁，兩箇用神行
 法，不旬日，迤邐來，蕪州城外客店裏歇了，次日兩箇入

素麵。精選ノ小

城來、戴宗扮做主人、李逵扮做僕者、遠城中尋了一日、並無一箇認得公孫勝的、兩箇自回、店裏歇了、次日又去城中、小街狹巷、尋了一日、絕無消耗、李逵心焦、罵道、這箇乞丐道人、却鳥躲在那里、我若見時、腦揪將去見哥哥、戴宗聽道、你又來了、便不記得喫苦、李逵陪笑道、不敢不敢、我自這般說一聲兒、要戴宗又埋怨了一回、李逵不敢回話、兩箇又來、店裏歇了、次日早起、却去城外近村鎮市、尋覓戴宗、但見老人、便施禮拜、問公孫勝先生家在那里、居住、並無一人認得、戴宗也問過數十處、當日晌午時分、兩箇走得肚饑、路傍邊見一箇素麵

壯麵。大キナダ

分麵。分ハ一人
ヲ前、即チア人
ヲエノ麵ト云

店、兩箇直入來、買些點心、喫、只見裏面都坐滿、沒一箇空處、戴宗李逵立在當路、過賣問道、客官要喫麵、時和這老人合坐一坐、戴宗見箇老丈獨自一箇占着一副大座頭、便與他施禮、唱箇喏、兩箇對面坐了、李逵坐在戴宗肩下、分付過賣、造四箇壯麵來、戴宗道、我喫一箇、你喫三箇、不少麼、李逵道、不濟事、一發做六箇來、我都包辦過賣見了也笑、等了半日、不見把麵來、李逵却見都搬入裏面去了、心中已有五分焦躁、只見過賣却搬一箇熱麵、放在合坐老人面前、那老人也不謙讓、拿起麵來、便喫、那分麵却熱、老兒低着頭、伏桌兒、喫、李逵性

トニナル

急叫一聲過賣罵道却教老爺等了這半日把那桌子
 只一拍濺那老人一臉熱汁那分麵都潑翻了老兒焦
 躁便來揪住李逵喝道你是何道理打翻我麵李逵捻
 起拳頭要打老兒戴宗慌忙喝住與他陪話道丈丈休
 和他一般見識小可陪丈丈一分麵那老人道客官不
 知老漢路遠早要喫了麵回去聽講遲時悞了程途戴
 宗問道丈丈何處人氏却聽誰人講甚麼老兒答道老
 漢是本處薊州管下九宮縣二仙山下人氏因來這城
 中買些好香回去聽山上羅真人講說長生不死之法
 戴宗尋思莫不公孫勝也在那里便問老人道丈丈貴

一分麵一人前

比時以前

工夫
間
ヒマ、時

莊曾有箇公孫勝麼老人道客官問別人定不知多有
 人不認得他老漢和他是鄰舍他只有箇老母在堂這
 箇先生一向雲遊在外比時喚做公孫一清如今出姓
 都只叫他清道人不做公孫勝此時俗名無人認得
 戴宗道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又拜
 問丈丈九宮縣二仙山離此間多少路清道人在家麼
 老人道二仙山只離本縣四十五里便是清道人他是
 羅真人上首徒弟他本師如何放他離左右戴宗聽了
 大喜連忙催趲麵來喫和那老人一同喫了算還麵錢
 同出店肆問了路途戴宗道丈丈先行小可買些香紙

村姑、公孫勝ノ
母トハ別人ノ
村ノオベアサ

也便來也、老人作別去了、戴宗李逵回到客店裏、取了行李包裹、再拴上甲馬、離了客店、兩箇取路、投九宮縣二仙山來、戴宗使起神行法、四十五里片時到了、二人來到縣前、問二仙山時、有人指道、離縣投東、只有五里、便是兩箇又離了縣治、投東而行、果然行不到五里、早來到二仙山下、見箇樵夫、戴宗與他施禮、說道、借問此間清道人家、在何處居住、樵夫指道、只過這箇山嘴、門外有條小石橋的、便是、兩箇抹過山嘴、來見有十數間草房、一週圍矮牆、牆外一座小小石橋、兩箇來到橋邊、見一箇村姑提一籃新果子出來、戴宗施禮問道、娘子、

ンナリ

告稟、丁寧ナ口
ス上、申シ上マ

從清道人家出來、清道人在家麼、村姑答道、在屋後煉丹、戴宗心中暗喜、分付李逵道、你且去樹多處躲一躲、待我自入去、見了他、却來叫你、戴宗自入到裏面看時、一帶三間草房、門上懸掛一箇蘆簾、戴宗咳嗽了一聲、只見一箇白髮婆婆從裏面出來、戴宗當下施禮道、告稟老娘、小可欲求清道人相見一面、婆婆問道、官人高姓、戴宗道、小可姓戴名宗、從山東到此、婆婆道、孩兒出外雲遊、不曾還家、戴宗道、小可是舊時相識、要說一句緊要的話、求見一面、婆婆道、不在家裏、有甚話說、留下在此、不妨待回家自來相見、戴宗道、小可再來、就辭了

婆婆却來門外對李達道，今番須用着你，方纔他娘說道，不在家裏，如今你可去請他，他若說不在時，你便打將起來，却不得傷犯他老母，我來喝住你，便罷。李達先去包裹裏取出雙斧，插在兩膀下，入得門裏，大叫一聲，着箇出來，婆婆慌忙迎着問道：是誰？見了李達，睜着雙眼，先有八分怕他，問道：哥哥有甚話說？李達道：我乃梁山泊黑旋風，奉着哥哥將令，教我來請公孫勝，你叫他出來，佛眼相看，若還不肯出來，放一把鳥火，把你家當都燒做白地，又大叫一聲，早早出來，婆婆道：好漢，莫要恁地，我這里不是公孫勝家，自喚做清道人，李達道：你

鳥火。セキダテ
云フ故コ、鳥
字ヲ用フ
家當。家財

鳥臉。ツラ

只叫他出來，我自認得他鳥臉，婆婆道：出外雲遊未歸，李達拔出大斧，先砍翻一堵壁，婆婆向前攔住，李達道：你不叫你兒子出來，我只殺了你，拿起斧來，便砍，把那婆婆驚倒在地，只見公孫勝從裏面奔將出來，叫道：不得無禮，只見戴宗便來，喝道：鐵牛，如何嚇倒老母？戴宗連忙扶起，李達撇了大斧，便唱箇喏道：阿哥休怪，不恁地，你不肯出來，公孫勝先扶娘去了，却出來拜請戴宗，李達邀進一間淨室坐下，問道：虧二位尋得到此，戴宗道：自從哥哥下山之後，小可先來，蘄州尋了一遍，並無打聽處，只料合得一夥弟兄上山，今次宋公明哥哥

前。蒙ヨリ重シ、
御面倒ヲカケ
淨室。道士ナレ
故。カケ云ヒ

請。來。チ。モ。ラ。ウ

了。些。了。ハ。太。些。
ニ。カ。リ。ハ。太。些。
ハ。全。句。ハ。太。些。
ノ。略。些。ハ。太。些。
尾。不。定。冠。同。リ。タ。ル。句。

因去高唐州救柴大官人，致被知府高廉兩三陣用妖法贏了，無計奈何，只得教小可和李逵逕來尋請足下，遠遍蘄州並無尋處，偶因素麪店中得箇此間老丈，指引到此，却見村姑說足下在家燒煉丹藥，老母只是推却，因此使李逵激出哥哥來，這箇太莽了些，望乞恕罪。宋公明哥哥在高唐州界上，度日如年，請哥哥便可行程，以見始終成全大義之美。公孫勝道：貧道幼年飄蕩江湖，多與好漢們相聚，自從梁山泊分別回鄉，非是昧心，一者母親年老無人奉待，二者本師羅真人留在座前，恐怕山寨有人尋來，故意改名清道人，隱居在此，戴

宗道，今者宋公明正在危急之際，哥哥慈悲，只得去走一遭。公孫勝道：干礙老母無人養贍，本師羅真人如何肯放，其實去不得了。戴宗再拜懇告，公孫勝扶起戴宗，說道：再容商議。公孫勝留戴宗李逵在淨室裏坐定，安排些素酒素食相待，三箇喫了一回。戴宗又苦苦哀告道：若是哥哥不肯去時，宋公明必被高廉捉了，山寨大義從此休矣。公孫勝道：且容我去稟問本師真人，若肯容許，便一同去。戴宗道：只今便去啓問本師，公孫勝道：且寬心住一宵，明日早去。戴宗道：公明在彼，一日如度一年，煩請哥哥便問一遭。公孫勝便起身，引了戴宗李

觀。道士廟ノ

遠、離了家裏、取路上、二仙山來、此時已是秋殘冬初、時分日短、夜長、容易得晚、來到半山裏、却早紅輪西墜、松陰裏面一條小路、直到羅真人觀前、見有硃紅牌額、上寫着紫虛觀三箇金字、三人來到觀前、着衣亭上整頓衣服、從廊下入來、逕投殿後松鶴軒裏去、兩箇童子看見公孫勝領人入來、報知羅真人、傳法旨、教請三人入來、當下公孫勝引着戴宗李逵、到松鶴軒內、正值真人朝真纔罷、坐在雲床上、公孫勝向前行禮起居、躬身侍立、戴宗當下見了慌忙下拜、李逵只管光着眼看、羅真人問公孫勝道、此二位何來、公孫勝道、便是昔日弟子

雲床。只床ノ、道士ナル故、附字ノ形容アリ

火坑。借世界、三界ヲ火宅トアリ

曾告我師、山東義友是也、今為高唐州知府高廉顯逞異術、有兄宋江、特令二弟來、此呼喚弟子、未敢擅便、故來稟問我師、羅真人道、一清既脫、火坑學煉長生、何得再慕此境、戴宗再拜道、容乞暫請公孫先生下山、破了高廉、便送還山、羅真人道、二位不知、此非出家人間管之事、汝等自下山去、商議、公孫勝只得引了二人、離了松鶴軒、連晚下山來、李逵問道、那老仙先生說甚麼、戴宗道、你偏不聽得、李逵道、便是不省得、這般鳥做聲、戴宗道、便是他的師父、說道教他休去、李逵聽了叫起來、道、教我兩箇走了許多路程、我又喫了若干苦、尋見了

一兒兒。スコシ
兒ハ助字

擡到。オヨソデ、
左側。コロテ

却放出這箇屁來，莫要引老爺性發，一隻手捻碎你這道寇兒，一隻手提住腰膀，把那老賊道直撞下山去。戴宗聽着道，你又要釘住了脚，李逵陪笑道：「不敢，不敢，我自這般說一聲兒，要三箇再到公孫勝家裏，當夜安排些晚飯。」戴宗和公孫勝喫了，李逵却只呆想不喫。公孫勝道：「且權宿一宵，明日再去。」懇求本師，若肯時便去。戴宗只得叫了安置，收拾行李，和李逵來淨室裏睡。這李逵那里睡得着，捱到五更左側，輕輕地爬將起來，聽那戴宗時正齣齣的睡熟，自己尋思道：「却不是干鳥氣麼？你原是山寨裏人，却來問甚麼鳥師父，我本待一斧砍」

了出口鳥氣，不爭殺了他，却又請那箇去救俺哥哥，又尋思道：「設使明朝那厮又不肯，却不悞了哥哥的的大事。」我只是忍不得了，莫若殺了那箇老賊道，教他沒問處，只得和我去。李逵當時摸了一兩把板斧，輕輕地開了房門，乘着星月明朗，一步步摸上山來，到得紫虛觀前，却見兩扇大門關了，傍邊籬牆苦不甚高，李逵騰地跳將過去，開了大門，一步步摸入裏面來，直至松鶴軒前，只聽隔窗有人念誦什麼經號之聲，李逵爬上來，搗破紙窗，張時見羅真人獨自一箇，坐在日間這件東西上面，前桌兒上烟煨煨地，兩枝蠟燭點得通亮。李逵道：「這賊」

等三人又來何幹，戴宗道：「特來哀告我師慈悲，救取衆人免難。」羅真人道：「這大黑漢是誰？」戴宗答道：「是小可義弟，姓李名達，真人笑道：「本待不教公孫勝去看他的面上，教他去走一遭。」戴宗拜謝，對李達說了，李達尋思：「那厮知道我要殺他，却又鳥說，只見羅真人道：「我教你三人片時，便到高唐州如何？」三箇謝了，戴宗尋思：「這羅真人又強似我的神行法，真人喚道童，取三箇手帕來，戴宗道：「上告我師，却是怎生教我們便能殺到高唐州？」羅真人便起身道：「都跟我來。」三箇人隨出觀門外石巖上來，先取一箇紅手帕，鋪在石上道：「一清可登，公孫勝雙

道童。道士ノ宮子ニ使ハル、童

脚踏在上面，羅真人把袖一拂，喝聲道：「起！」那手帕化作一片紅雲，載了公孫勝，冉冉騰空，便起離山，約有二十餘丈，羅真人喝聲住，那片紅雲不動，却鋪下一箇青手帕，教戴宗踏上，喝聲起，那手帕却化作一片青雲，載了戴宗，起在半空裏去了，那兩片青紅二雲如蘆蓆大，起在天上，轉，李達看得呆了，羅真人却把一箇白手帕，鋪在石上，喚李達踏上，李達笑道：「你不是要若跌下來，好箇大疙瘡。」羅真人道：「你見二人麼？」李達立在手帕上，羅真人喝一聲起，那手帕化作一片白雲，飛將起去，李達叫道：「阿也，我的不穩，放我下來。」羅真人把右手一招，那

出家人。道士モ
爾ト同様ニ云

磨難。難候スル

青紅二雲平平墜將下來，戴宗拜謝，侍立在右手，公孫
勝侍立在左手，李逵在上面叫道：「我也要撒尿撒屎，你
不着我下來，我劈頭便撒下來也。」羅真人問道：「我等自
是出家人，不曾惱犯了，你因何夜來越牆而過入來，
把斧劈我？若是我無道德，已被殺了，又殺了我一箇道
童。」李逵道：「不是我，你敢錯認了。」羅真人笑道：「雖然只是
砍了我兩箇葫蘆，其心不善，且教你喫些磨難。」把手一
招，喝聲去，一陣惡風把李逵吹入雲端裏，只見兩箇黃
巾力士押着李逵，耳朵邊有如風雨之聲，下頭房屋樹
木，一似連排曳去的，腳底下如雲催霧趕，正不知去了。

說不出話來。話
ヲ説キ出シ來
セズ、云ヒ出
法物。犬ノ血ヤ
小便ナドヲ云

多少遠，說得魂不着體，手脚搖動，忽聽得刮刺刺地響，
一聲，却從薊州府廳屋上，骨碌碌滾將下來，當日正值
府尹馬士弘坐衙廳前，立着許多公吏人等，看見半天
裏落下一箇黑大漢來，衆皆喫驚，馬知府見了，叫道：「且
拿這厮過來，當下十數箇牢子獄卒，把李逵驅至當面，
馬府尹喝道：「你這厮是那里妖人，如何從半天裏吊將
下來？」李逵喫跌得頭破額裂，半晌說不出話來。馬知府
道：「必然是箇妖人，教去取些法物來。」牢子節級將李逵
細翻，驅下廳前草地裏，一箇虞侯掇一盆狗血，沒頭一
淋，又一箇提一桶尿糞來，望李逵頭上直澆到腳底下。

如此徒弟。コソ
 ナモ仕業ノ人殺
 相ワルヒモノ
 一佛出世二佛涅槃
 間。前ニ出ヅ
 直日神將。神將
 アリ、各其受

李達口裏耳朶裏都是狗血尿屎，李達叫道：「我不是妖人，我是跟羅真人的伴當，原來薊州人都知道羅真人是箇現世的活神仙，從此便不肯下手傷他，再驅李達到廳前，早有吏人稟道：『這薊州羅真人是天下有名的得道活神仙，若是他的從者，不可加刑。』」馬府尹笑道：「我讀千卷之書，每聞今古之事，未見神仙有如此徒弟，即係妖人，牢子與我加力打那厮，衆人只得拿翻李達，打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馬知府喝道：『你那厮快招了妖人，便不打你。』」李達只得招做妖人李二，取一面大枷釘了，押下大牢裏去。李達來到死囚獄裏，說道：「我是直日

持ノハスルノ日ヲ異
 トノ當直度、此李達
 神將ハ天部ノ神將

越。イヨイヨ、
 マスマイヨ、

神將如何枷了我，好歹教你這薊州一城人都死，那押牢節級禁子都知羅真人道德清高，誰不欽服，都來問李達：「你端的是甚麼人？」李達道：「我是羅真人親隨直日神將，因一時有失，惡了真人，把我撇在此間，教我受些苦難，三兩日必來取我，你們若不把些酒肉來，將息我時，我教你們衆人全家都死，那節級牢子見了他說，倒都怕他，只得買酒買肉請他喫。」李達見他們害怕，越說越起風話來，牢裏衆人越怕了，又將熱水來與他洗浴了，換些乾淨衣裳，李達道：「若還缺了我酒肉，我便飛了去，教你們受苦。」牢裏禁子只得倒陪告他，李達陷在薊州

敢勇、フンギリ

牢裏不題。且說羅真人把上項的事一一說與戴宗。戴宗只是苦苦哀告，求救李達。羅真人留住戴宗，在觀裏宿歇。動問山寨裏事務，戴宗訴說晁天王、宋公明仗義疎財，專只替天行道，誓不損害忠臣烈士、孝子賢孫、義夫節婦許多好處。羅真人聽罷默然，一住五日。戴宗每日磕頭禮拜，求告真人乞救李達。羅真人道：「這等人，只可驅除了罷，休帶回去。」戴宗告道：「真人不知，這李達雖是愚蠢，不省禮法，也有些小好處。第一鯁直分毫不肯苟取於人，第二不曾阿諂於人，雖死其忠不改，第三並無淫慾邪心，貪財背義，敢勇當先。」因此宋公明甚是愛

他，不爭沒了這箇人回去，教小可難見兄長。宋公明之面，羅真人笑道：「貧道已知這人是上界天殺星之數，為是下土衆生作業太重，故罰他下來殺戮，吾亦安肯逆天壞了此人，只是磨他，一會我取來還你。」戴宗拜謝羅真人，叫一聲力士安在，就鶴軒前起一陣風，風過處，一尊黃巾力士出現，躬身稟覆：「我師有何法旨？」羅真人道：「先差你押去蘄州的那人，罪業已滿，你還去蘄州牢裏取他回來，速去速回。」力士聲喏去了。約有半箇時辰，從虛空裏把李達撒將下來，戴宗連忙扶住。李達問道：「兄弟，這兩日在那裏？」李達看了羅真人，只管磕頭拜說：

了也。了了不取
鐵牛。以也下
全體。以也下
ベカ。ル。文。推。ス

刮我。刮北吹
京。刮。北。吹
語。刮。北。吹
ト。刮。北。吹
テ。刮。北。吹
ナ。刮。北。吹
リ。刮。北。吹

親爺爺鐵牛不敢了也、羅真人道、你從今已後、可以戒
性、竭力、扶持、宋公明、休生歹心、李達再拜道、你是我的
親爺、却如何敢違了你的言語、戴宗道、你正去那里走
了這幾日、李達道、自那日一陣風直刮我去、薊州府裏、
從廳屋脊上、直滾下來、被他府裏衆人、拿住、那箇鳥知
府道、我是妖人、捉翻我、細了、却教牢子獄卒、把狗血和
屎尿、淋我一頭一身、打得我兩腿肉爛、把我枷了、下在
大牢裏去、衆人問、我是何神將、從天上落下來、只喫我
說道、羅真人的親隨、直日神將、因有些過失、罰受此苦、
過二三日、必來取我、雖是喫了一頓棍棒、却也詐得些

酒肉、噯、那厮們、懼怕真人、却與我洗浴、換了一身衣裳、
方纔正在、亭心裏、詐酒肉、喫、只見半空裏、跳下、這箇黃
巾力士、把枷鎖開了、喝我閉眼、一似睡夢中、直捉到這
里、公孫勝道、師父、似這般的、黃巾力士、有一千餘員、都
是本師真人的伴當、李達聽了、叫道、活佛、你何不早說、
免教我做了這般、不是、只顧下拜、戴宗也再拜、懇告道、
小可端的來、得多日了、高唐州軍馬、甚急、望乞師父、慈
悲、放公孫先生、同弟子、去救哥哥、宋公明、破了高廉、便
送還山、羅真人道、我本不教他去、今爲汝大義、爲重權、
教他去、走一遭、我有片言、汝當記取、公孫勝向前跪聽、

眞人（合）指教（キ）正是（ニ）滿還（ト）濟世安邦（ト）願來（ト）作乘（ト）鸞（ト）跨鳳人（ト）羅
（何）眞人對（ニ）公孫勝（ト）說出（ク）甚話（ト）來（ト）且聽（ト）下回分解（ト）

標註訓譯水滸傳卷之十一終

大正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印刷
 大正五年三月二十八日發行

〔定價金壹圓〕

著譯者 平岡龍城

發行者 東京市芝區新堀町二十二番地 金原爲藏

發行所 東京市赤坂區新坂町七番地 近世漢文學會

印刷所 東京市京橋區西紺屋町二十七番地 株式會社秀英舍

印刷者 東京市京橋區西紺屋町二十七番地 佐久間衡治

不許
 複製

11
 15
 216

終

